

# 月亮挂在树梢上

□河北泊头 郭之雨

月光有时金色,有时银色,我认为都是很值钱的颜色。每当林子梢头挂上半片薄月,我便梦回故乡,所有的树都傻乎乎愣着,漏在地上的月光,也似乎把我的童年买断,然后利析秋毫,再把童年喂养成旧时光。

有月亮的夜晚,村里蛮热闹的,这热闹来自娃娃,树上的蝉,坑塘的蛙,田野里的螻蛄,喜鹊的呖语,还有奶奶的蒲扇……

村庄四周是一圈鸡狗地,生长着不成材的杨树、柳树、榆树。鸡狗地外圈也是树,是遥遥望不尽的梨树、枣树、桃树。村南有个坑塘,是一大片水,无风时,像个镜面,月亮在天上时,月亮也在水里。坑塘边有一棵大槐树,粗古的树干,扭岁月之痕,挑着塔状的树冠,枝青叶绿,苍茆劲秀。那时村里没电,老人早早吃饭,领着孩子,拿上小凳子和蒲扇,便来老槐树下乘凉。

圆圆的月亮挂在槐树梢头,乘凉的老人看着月亮说月亮。说天上

确有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,因为他们向往光明,所以不愿地上人的夜里总是黑暗,就从宫里撒出一个大盆倒扣在天上,给人间点了一盏不灭的天灯,就是现在的月亮。

“噗通”,好端端的镜面,被跳下去的娃娃砸破,粼粼水波中,残破镜片变成了闪着亮光的月光,光溜溜的娃娃叫嚷着扑腾着去追逐亮光。这季节,不用担心水温,太阳是懂得人意的,从早晨便在天地间倾情,烘、烤、蒸,把水温从水皮到水底,通透到不热不凉。

村里老人们知道月亮里有嫦娥玉兔,但不知道有吴刚,娃娃们知道。大人们说“知了猴”是“屎壳郎”变的,娃娃们争辩到脸红脖子粗,还坚持反驳。大人们种地长庄稼,孩子们种字长知识。所以呢,大人对孩子有些事不用担心,比如洗澡,除去洗澡,还有月下偷瓜,月下捉迷藏,月下烧知了……

月下偷瓜是常事,瓜园一般就在村边,说是偷,根本没有贼的样子,月色中什么都朦胧,仗着彼此

看不清对方眉眼,胆子也养肥了。大人坐在漏入月光的窝棚里,听着周围的动静,难免也会想起自己童年时的热闹。

狗是让人待见又让人讨厌的物种,当我们刚触碰到瓜叶时,狗开始叫。小狗细声,大狗粗声。拴在窝棚腿上的狗绳,把个窝棚拽得直哆嗦。看瓜的人有的出了窝棚,佯装捉拿的架势,有的并不出来,装着脾气很大地骂:“谁家的王八犊子,别把瓜种摘吃了。”

月光似纱似雾,笼罩着安谧而闹哄哄的村子。老槐树下的大人,手里摇着蒲扇,摆一个话头,又挑起另一个话头。

月亮就在树梢,一往情深地洒着清辉。好在这夜实在是静谧的时候,娃娃再怎样闹得翻天覆地,也在如海绵般深厚的月色里消融了。

有月亮的夜晚总认为最美,没月亮的时候也喜欢满天白扣似的的星子,还有白日里笑眯眯的太阳。这些曾驻守在童年,又把我送进老年。

# 出门一会儿,桂花就开了

□泰州 王太生

想有个院子,才出门一会儿,桂花就开了。这是一种美妙的际遇,人与节气的相遇,以一种交错的方式,在花香流动、草木氤氲的日子里重逢。

一年一度,桂花仙子乘风而来。那可是金风啊,一吹送爽的金风,每年这时候,院中的桂花树都要结很多细细的桂花,待到桂花金黄周正,一阵风吹来,纷纷扬扬,那些细细的花粒就打着头顶,落在衣领上。

桂花,清可绝尘,浓能远溢。清,是清纯、清澈、通透;溢,是按捺不止,似有喜悦要告诉别人。

访桂花不遇,或是早了,抑或是迟。想起有一年秋天,外出几天,回来时,晚桂也已经开过,就觉得有些惋惜,日子过得太仓促,好像丢失了什么,与一位老朋友匆匆一面,已经开始道别。那个下着秋雨的夜晚,空气中只留下淡淡的桂花余香。

我喜欢在桂花初绽时欣赏树和花,就像站在时间的小道上迎候一位老朋友,仅是小小的一件事打岔,我没能接到,它已经抵达,心中不免生出少许遗憾。

人出家门,错过桂花初放的刹那芳华,未能抢先嗅得第一缕馨香。也许是遇见一个老朋友,多年不见,就赶紧站在路边交谈,相谈甚欢。于是,回家看见(应该是嗅见)桂花开了,就觉得在这样的季节,配得上这样的馨香,来烘托环境,点染心情。

每年中秋前,总有几天观察桂树的动静。节前十天,那些葱葱郁郁的桂树上没有一点细碎小花的影子,不知什么时候,它们就忽然爆芽了,长出新鲜的桂花。

在我们这个小城,老城人家的深宅大院里长着许多桂花树,正是“万点黄金,幽香闻十里”。树是有灵性的,也是随性自在的,它想什么时候开花就开了,不容多想,不

等什么人,也不需要谁的喝彩。

推门而出的那一刻,出门人是回头的,看见院中那棵枝叶蓬松的树,在风中微微晃动,花事似乎还未有动静,只是那叶子一直静溢着。等回来后,却发现那桂树,花已经开了。

当然是一簇簇淡黄的小花,许悄然萌动,只是主人没有发现,等回到家,推开木门,就像看到久违的亲友来访,已然在舍中堂屋落坐,原来你出门时,木扉虚掩。于是,菜正好现做,茶先奉上,然后,摆碗筷,拖板凳喝酒。

桂花树宛如故人。每年这时候,可陪树坐一会儿,坐在月光里,吃一块月饼,喝一杯桂花茶,把故人怀念。

等一树桂花开,举止和神态是古典的,心情芬芳。

最主要的,仅仅是出门一会儿,来回之间,桂花就开了,我们一不留神,美妙的事情就发生了。

# 我的莫老师

□淮安 王文献

同学小帆在微信里告诉我,我们高中语文老师莫老师因病逝世了。我握电话的手轻轻地颤抖起来,不相信这是真的。

莫老师师范大学毕业后,成为我们班的语文老师。她刚来学校报到,就引起了轰动,一双明亮有神的大眼睛,白皙洁净的皮肤,一头俊俏的短发,有风的时候会微微扬起,所有的人都夸莫老师实在是太漂亮了!

我觉得莫老师不仅是外表漂亮,还拥有一种气质上的美。长大以后,我才明白,那就是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书卷气,是只有饱读诗书的人才会散发出来的知性之美。

莫老师跟我们说,要想把作文写好,就应该多读书,多做笔记,她还拿来自己厚厚的一摞笔记本给我们看。言传不如身教,我们班一下子就掀起了做读书笔记的热潮,人手一本。如今,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仍然保留着“不动笔墨不读书”的习惯,并且从中受益,这都要感谢当年莫老师的教诲。

莫老师除了教我们作文,也教我们做人。她身上最让我钦佩的一点就是,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”的镇定从容。

莫老师来我们学校不久,因为工作表现很出色,得到学校领导的欣赏,其中也包括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副校长。不久,就有流言蜚语出现,说莫老师和这个副校长如何如何。这些谣言先是在老师之间耳语,后来也不知怎么的,有些学生也知道了,并且在学校里传播。

下午放学后,莫老师有时候会留下来,给我们班的同学补课,让我们多学一点。别班放了学的男生经过我们的教室,就会在窗户那里短暂停留,对着莫老师怪声怪气地叫着副校长的名字。

我们知道这些调皮的男生为什么会那么做,都不知所措地看着

# 秋藕

□启东 沈晖

凉爽的秋风来了,她轻轻地掠过公园池塘的荷叶,随着莲蓬的晃动,叶儿发出沙沙的声响。这时,一对年过五十、头戴草帽、身穿下水裤的采藕夫妇,正在池塘挖着藕,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。

此情此景,使我想起“野艇几西东,清冷映碧空。裹衣来水上,捧玉出泥中。叶乱田田绿,莲馀片片红……”的诗句。

荷花,最早我是在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里看到过,但真正亲眼看到荷花是在10年前的秋天。那时,我在一家上市公司担任企业报纸总编。这天上午,我组织30多位通讯员来到杭州西湖采风,一睹西湖仙子的风采。

西湖风景十分诱人,亭亭玉立

莫老师。莫老师完全无视那些男生,气定神闲、镇定自若地继续上课。她朗声读着手里的文章:“是非审之于己,毁誉听之于人,得失由之于数……”我们便马上放松下来,跟着莫老师念:“是非审之于己,毁誉听之于人……”

我离开故乡到省城读大学后,学校离莫老师的母校师范大学不远,有时候我会去那里走一走、看一看。师范大学校园里的亭台楼阁、小桥流水、花草树木,都让我感到亲切温馨,这是莫老师学习、生活了整整四年的地方。

我在大学里读的是中文系,和同是中文系毕业的莫老师有很多共同话题,我们的关系慢慢地从师生变成了朋友。每次放假回到故乡,我都会去莫老师的家看望她,也看望她的孩子。白天我们一起看书、做饭,晚上则在莫老师家开满了玫瑰、蔷薇、紫罗兰的庭院里,在满园袭人的花香中,在漫天璀璨的星光下,聊文字,也聊人生。

有一次,我们无意中说到那个曾和莫老师传过绯闻的副校长,莫老师说:“清者自清,很多事根本不必去解释去辩白,不值得去浪费时间,至今,我跟副校长仍是很好的工作伙伴,那些流言不久就不攻自破了。”

“清者自清,浊者自浊。”这是莫老师教我的,让我在日后的人生中获益匪浅。

“与君一席谈,胜读十年书。”这也是莫老师教我的,每一个假期,我都从莫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、很多。

我抬起蒙眬的泪眼,长久地凝视着窗外橙色路灯旁那些开满了细花朵的高大乔木,仿佛看到一束闪亮的光,倏忽间从我的眼前消逝,进入茫茫宇宙深处。我知道,莫老师已经远行,今生今世,我也无法聆听她的教诲了。

# 爽约

□常州 于晓庆

老卫合起了刚抓完的一把牌,把老花眼镜往额头上推,低头眯着眼瞥了一下右手腕上的欧米茄手表。时间已是七点钟只差三分了,可是早就约定的主宾还没到。心想如果老战友实在脱不开身赶过来的话,起码会来个电话或者发条微信打声招呼的,于是笃定地跟着打牌的和站着观战的八九位陪客说:“饭前不聚餐等于没吃饭,等把这局牌打完,最主要的客人肯定就到了,我们正好开吃。”老卫话音刚落,最了解他心思的老同学老王接过话头说道:“现在六月夏天的,天暗还早着呢,不急着急吃夜饭,我们边打牌边等等。”

都说打到艾斯拖个半死。后来老卫他们好像被丁钩给钩住了,反倒是老王他们一路打到了艾斯,接着在打第三把艾斯时终于打过了局了。老卫看时间又过去了大半个小时,绝对不能接着再打一局了,不得不给老战友打电话。接通后还没说几句话,就噌地一下站起身

来往主陪席走了过去,但嘴上却漫不经心地连连说着没事——没事——没事,说完随即让站着等了许久的服务员倒酒,招呼大家赶快落座。

老卫安排这顿宴请不为别的,只是趁着多年没请得到的老战友回来探亲,叫上几位老同学一起相聚。老卫高中毕业那年与老战友一起参军到了北京,所以他俩既是同学,又是战友,关系比其他同学更深。其他几位老同学当时有的考上了大学,有的进了社办厂,现在混得都还算体面。与提干后转业在北京的老战友选择走仕途发展不同,老卫当兵复员回家后,被安排在粮食局下属国营公司当计划内合同工,七八年后辞职到深圳做起了大米生意,二十多年前了解他底细的人就都称呼他为“卫百万”了。

起初做大米生意时,老卫曾请老战友帮忙。他一直记着这份情,十多年前回家乡投资办厂后,只要知道老战友回来,都会请老同学们一

起陪着吃饭团聚一聚。不过后来随着老战友的官越当越大,每次回来市里、县里都有单位和个人争相安排接待,老卫就很难能请到他了。

上周听人在饭桌上说,已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老战友回来看望老母亲。自认为深谙社会上那一套的老卫心想,老战友以后回来肯定比原来要清静多了,这样自己反而有机会像过去那样请到他叙叙旧了。回家后,他专门打电话给老战友感情相邀,而且约定了相聚的日子和人头。岂料老战友非但爽约了,竟然连个招呼也不打。

老卫坐下后就闷头喝酒不说话,一时间包厢里气氛相当沉闷。此时快言快语的老王忍不住开了腔:“老同学面前摆什么谱呀,吃饭都请不动他了?还真把自己当个……”没等老王把后面几个字说出口,老卫就冲着他吼了起来:“吃你的酒,勳放屁!”

老王马上不敢再吱声了,其他老同学则面面相觑,颇尴尬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54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